



03631

朱楓林集卷之八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睢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登叅閱

墓銘

程國英墓表

士之立於世也莫大於報本善其親以及其族里達則施於一世斯可謂報本已夫天地生我者也秀氣毓於山川慶源衍於宗祜而托體於父母斯四者有身之本也父母劬勞不待言已我之生而立也族之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一

人里之人由親而疎邇而遠其愜我謂何妣祖之願於我者猶我之願於孫曾也存恤所以為不忘也顯揚所以為不辱也曾是弗顧念雖爵位壓朝著勛名滿天下可以不覩於族里見翁媪於地下哉果無愧於天地生我者哉吾是以於里人程國英而有感焉國英幼不好弄長而知向學既冠慕古人為壯遊遊商適至滕薛薛城有任仲丞某者致政里居國英事之數年道德之懿文章之粹日有所得至正四年年踰三十南歸往役於縣縣宰唐子華名士也苦縣事

煩弊不理嘆曰安得一明快吏集吾事乎一日覩國
英於庭異之與之語有契執其手以上曰吾事濟矣
且使佐治詰捕事國英感激進不隱賢凡其學之所
及而力可爲者勉勉焉官若民咸賴之無胥吏恒態
爲官民所病者人不得以幾微疵議之也十二年斬
黃兵蹂郡邑自是四五年間勝復者六七殺傷炳燼
東奔西避所謂出百死一生者而能間關委曲於勝
復之間家之人無失所者里之人卒以保完無罹橫
禍者風波旣定縣之境內視平時不耗斁如此鄉里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二

者百不一二焉故宅臨驛道旣燬矣乃作新居於水
東重屋面山方正如屏樹名之曰方山樓其右有圃
中有亭曰時止日灌蔬種竹所憇也亂後有此可謂
樂矣第祐早亾孤遺三人長者不滿十歲旣成立之
皆有家矣兵亂之時縣之官有身罹禍而孤遺無依
者二人亦旣成立之矣新居且完祀有祠堂客有館
矣里人之相處有禮俗供公上者有程下至爲舟以
濟涉皆有常惠矣於是郡邑舉之賢良以病不能行
數月竟得終於牖下明年其子宗奉治命以葬以客

陳盤狀請序以表其墓焉序曰微之休寧縣黎陽鄉

懷仁里國英所居也仁其名靜翁其號也東晉新安

太守元譚公陳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其上世

號南溪翁者其曾祖也考諱端而祖之氏沈也考童

也者子宗之子也和嘉善者弟祐之子也張悅吳寧

者女子之夫也趙庶者孫女之夫也延祐甲寅九月

二日其生之時吳元年六月一日歿之時也其配徐

氏先七年卒葬於時止亭右側國英所自塋而今合

葬者也嗚呼國英有田一頃家餘貲不一金僅効小

用於邑之事而能知以報本爲大而力行之立其身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一

善其親及其族里所就如此使其稍進於是効一官

以展其才用得田祿以周不足必大有可觀者而止

於是常情歎之矣昔鄒先生鄂守羅公作忠壯公廟

記首序夫功名之士不可以歸見鄉黨家人讀之感

泣羞愧者十人而七八嗚呼吾國英持其所就可以

見忠壯公於廟庭矣而又何歎焉故樂爲序之而復

頌之以銘詩銘曰

若稽田是穠蓂貴者身身有本身之本道之存葛與

藟託其根程君無官寡貲力鄉閭喪之踰親戚江上

新坎碣數尺泊舟觀者勸爾德

孫宏父墓銘

附白雲樓詩并端木學士跋

不有世德其墓不積不有家政其名不令非天之佑孰娛而壽非世之平孰尊而榮猗歟孫公五福之輳終始聖明全天所覆白雲之墩以成以華德澤之長占於而家

白雲樓詩

并序

白雲樓孫宏父塋域樓名也昔華封人祝堯使壽其言曰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與物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四

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歿所謂乘白雲而至帝鄉者其諸魂氣之無所不之者耶孫父壽踰七袞預自塋而樓其旁以白雲名之固達生之士也而其意亦深遠矣陟陞皇之赫戲忽臨睨夫舊鄉下視宮室之美殆所謂陟降庭止者耶其嗣安卿索詩於予亦以求致其思親之道耶是不可以無作也詩曰

英英白雲浮游於天形滿其壽其神超然孰曳其衣孰孽其綿媚茲晴昊云何媚媚

白雲在天載浮載游形滿其壽其神弗留豐隆先驅
應龍翼輶一息萬里飛陰九州
雲散于天零露泥泥魂兮歸來視其家第安我室家
宐我兄弟心與親俱陟降庭止
塋域之側重屋渠渠有戶斯洞有窻斯虛高出寥廓
惟雲之居蔭爾子孫無忘其初

翰林院學士端木孝思跋

昔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五

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作多在晚年先師
學士朱公秉生知之資氣塞宇宙識窮天淵以聖賢
之心爲心以仁義之學爲學嘗曰字爲之註句爲之
釋我不如先儒拓開千古之心胸提省一時之俊傑
先儒不如我及今幾二百餘年矣安得徽國文公高
風絕識而與之共論哉所著六經之旁註至晚年方
成惟其學成而道益高年老而志益廣今觀爲休陽
孫氏所撰白雲樓詩序藹然君子之言浩乎其沛然
矣經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夫

祭文

祭先師江敏求先生文

維至元後六年歲在庚辰六月癸未朔越十有四日
丙申孝子江觀政葬其考君敏求先生於故窆先生
得年四十九至是歿九年矣門人朱升黃啟姚光戴
所吳新戴禮程信程良戴剡程初黃樞程杲程朗謹
私謚曰明安先生而以清酌庶饘之奠百拜昭告于
其壙嗚呼先生科第祿仕之家也而以清苦終其身
於書無不讀於理無不究於事無不知周於人無不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六

曲成折挫豪強摧枯拉朽而不見其剛扶植孤寡支
傾補缺而不知其勞日以急賢渴義爲心服膺德言
誘掖後學學者之于先生其知者如槁苗之於時雨
不知者如品彙之於化工也以是承其宗世開其後
人以惠於吾黨茲不謂明且安矣乎宜達而不達宜
壽而不壽使福善之天有司之者則不怠其壽子孫
之慶將不在彼而在此也山川環列紉引雲從先生
有知尚其來饗

祭先師金齋諭先生文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自世道不古民無常心而事師之道視於二者爲尤薄可嘆也已不肖生十有二年而從先生遊越二年而先生安於高居不肖遂不克就學又三年乃走而依仁里以從於東阜先生館高門提振之德先生扶導之恩皆所不敢忘自去年春以來私家疾難相仍且夕奔救情懷踪跡非復舊日比故於師門乃至絕足謂故疎濶升則非人先生知之將哀矜之矣去年冬先生仙去不肖迄不獲知開年十日始及知五日謹謁素帷適丁公家慶育入宮朱楓林集

卷之八

七

不敢哭不肖之罪實多而非其心也春雨新晴節維寒食世俗展墓之時也敢述衰素將以微禮以拜於尊坐尚饗

祭友趙東山文

維洪武二年十一月己酉朱升哭于子常學士之柩薄奠而昭告之曰嗚呼子常而止斯耶以造詣之學而不見是於人以設施之才而不克用於世壯歲以病爲常奄忽出於意外此老友之來哭而以爲憾者也學力不虛其聰明著述不虛其學力其道可以繼

先傳後其業可以見古人於地下在吾子常亦何憾
焉獨念夫招提之別期於會聚暮年曲盡情誼傾寫
疑難使彼此生平道業之相與者水泮春融無復遺
憾而不得遂則命也已寓哀一奠尚鑒其誠嗚呼痛
哉伏惟尚饗

祭友張伯英文

昔人有言萬物有影唯心則無心影何觀觀其後嗣
或哲或愚我儀圖之積善有慶惟君先大夫恂恂德
人挺生令子如汗血駒公自弱冠聲聞四馳輝赫里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八

間我忝同邑每接情好在戚匪疏公年六十我出三
載邊意宦途方期越月解組來歸執手驩虞胡爲江
澗丹旄翩翩駕此靈車追思諧笑如在於前其夢也
歟嗟我私謀實資疆近未托葭莩天乎不仁遽奪其
依毒甚于荼幸公有子瑤環瑜珥克世厥家更吊畫
宮歸柩載臨哭泣携扶高秋次寥山哀浦思行道嗟
吁生死契濶誰能無悲况其在余載藪于盤盛酒于
尊公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友呂慶文文

人之所欲家富壽綿凡此二者宰之在天子自歛來始受一廛家道日昌誰不謂賢比年以來求以自全杜門養痾而不享年一得一否胡爲其然我之與子如臂如肩我昔有子奉承周旋或異或同我不疑嫌相期終老中道棄捐生居我後死居我先我而不怨誰爲子憐子捐館舍我在異地撫棺後時不能待吏及居淺土我縻郡城莫獲執紼抱恨填膺奠以隻雞又阻齋素矢心蓄辭奚以斯故古人有言庶几不忌知生而吊知死者傷嗚呼生猶可勉死不可作子雖朱楓林集 卷之八 九

不言嘗受子托秋序旣徂朔風其凉念子如在敢薦

一觴尚饗

哀辭

袁氏呂夫人哀辭

秣陵呂君景文通判徽州未獲迎母就養也其弟景武往來貿易以爲養升常從君兄弟游未嘗見其開眉也每引領東北望曰安得吾母子一堂乎旣而景武沒於徽君幽憂於官母成疾於家山水隔越夢魂妻斷無有生人之樂已無何得請於上迎母就養居

歲餘第喪旣除母疾良已風波稍定而君猶是有隱疾者焉問之則曰吾有妻子之私戚前是未敢言於人也吾妻袁氏有三子吾初戍姑熟紮家以居焉城陷吾歸侍親妻子不知也風波方洶或劫吾妻曰從兼全汝子否則俱斃吾手矣對以不可情理俱暢幸而免居一月又有反側危疑之事千百輩駢首就地或又有脅之不可被殺二長子赴水死婢抱幼子與衆殲焉亂定後親黨中幸而生者道其事莫不爲之痛惋也嗚呼吾遭世變不能保妻子使屈而死其貞烈之義無負於我幸賜一辭使死而不朽乎升爲之辭哀之曰繫斯人之不幸而遭遇乎亂離生不得以相保死不得以相知斷視逐波於壑澤飛英隨風於塗泥嗟離合之倏忽異禽獸者幾希或有脫一生於萬死斂擘而鏡圓者其煖湯剪紙相聚乎柝觴燈燭之下其於離合之間話叙委悉寧不有嘯嚙而忸怩者乎君家之事則不然君臣之義母子之情在妻不學而喻一與之齊有死無二在夫不言而信於人道其庶幾矣吾聞袁夫人旣死之五日一夕再夢呂君

而自計曰我無分於人間世矣得非貞烈之氣貫死
生而相通越山水而相依者乎則夫四十年之春秋
十九年之夫婦在人世則有限而倫序之天節義之
地與乾坤無窮矣與其偷生而身復合孰若隔死而
心相知問呂家之情義聽吾人之哀辭

汪師善哀辭

至元後戊寅五月辛亥汪君師善卒六月庚午里友
人朱升與程可大詹伯璋行憇於臨溪里汪王行祠
之門伯璋言君故升始聞殞絕以禮哭於祠之庭聞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十一

見者問故咸驚嗟不能已哭雖盡而哀未旣也則爲
之辭曰君英偉天得於書史無不讀率得大意義折
節謙恭習成若性語默啟處動合度宜講說古今治
體聖賢學術不研不究不肯中止知行並進庶幾吾
道之學者也君世家貴富周窶賑艱固無庸論至若
是心汲汲惟恐不及日惟仁惠之爲務則所性也叔
景周公剛毅英明君事之盡道真若孟氏所謂得而
順之者宗黨遠近凡有人心者罔不推服稱頌極言
孔老同異升曰聖人不先置心於靜不自處身於安

有心也故其慮周無心也故其施平君曰不然我心靜可以馭彼之動我身安可以拯彼之危聖人不絕物亦不徇物也是故有不爲無不成孔老之道其用則異其趣則同君之學術如是是故有而不居退以爲進充其志行則隱者也嗚呼世道之降人心之偷久矣衆傲肆而君能學衆刻狠而君能賢衆趨競而君能隱保其家世祿式後進而年不末僅三十而卒將吉善者恒不膺其報乎抑吾黨無祿而失所宗乎將天命不可虞而壽殒不繫於善惡乎抑定命懸於

初生有不可幹者乎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升聞昔賢有天定之說君雖不壽而有嗣子二有叔父主家政天其壽君之叔父以樹二子吾固有望於將定之天使善者有所勸也嗚呼哀哉升與君交十年矣好古右學惟君我同促膝之聚午夜之言所不忍念也升之所存君之所悉君所望於升者雖相忘於無言升固知之也君實以沒之志升固能體之也有感通之道無死生之隔故願展布焉而非所敢必也非所忍言也哭君之後四日拜君几筵於堂而讀此辭

補遺

雪齋記

東坡居士在黃岡作堂而雪中成四壁繪雪因以名之僕生大德己亥今年六十有七矣春雪大作補在牖之闕未有如此時者行春遇之清快殊甚息跡於子初氏其書齋初成塗墍皆堊軒牕虛映冰玉一天請舉以東坡故事直以雪名斯齋古人以色配方周禮以降至于楊子太玄一說也邵氏聞見後錄又一說也皆以黑配水居北方惟緯書太乙九宮則三白皆在北水未嘗黑渾則黃深澄則綠而白其本色也三綠以爲木七赤以爲金與夫九紫之爲火水之爲白土之爲黃未始戾於五材之色也乃爲之說曰泉出於山雨降於天不見其爲白霰綻而爲雪流激而爲浪而後白之色始彰可以觀化物矣不綻不激本色不見可以喻進脩復初之功矣子初氏子孫讀書於是齋者尚信之哉謹筆之以爲齋記

朱楓林集卷之九

明儒學士朱升著

新安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學士朱升傳

戴徽郡志

時登叅閱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
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
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訪往從游焉明年春歸
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註是年秋登鄉貢進
士第二名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一

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
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
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
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
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蘄黃之兵至
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
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輒越五年丁酉

天兵下徽

上素聞升名潛就

訪之升因進三策曰高築墻廣

積糧緩稱王

上大悅 命預 帷幄密議所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 賜焉冬辭歸嗣後連歲被 徵卽就
道不辭比至見

上密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丁未授
翰林侍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次年

皇上肇登 大寶改元洪武尋陞本院學士兼東閣
學士知 制誥兼脩 國史五月

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復以年高得請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二

致政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
幼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上窮
道體幽贊化原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
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
溯源謂濂洛旣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
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已明者旣不求其
眞知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
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
心誘其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

所以救之於是考六經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旁參之以傳註之文究極乎濂洛考亭之說熟翫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註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註既不能體味乎傳註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經旁註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

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則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註之作也知其粗者以爲小學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生平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道學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剛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

象之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註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載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考亭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中成書傳輯補其缺而正其訛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翌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智仁勇之

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性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詠翫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隣異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大小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離卷考索徧錄動成卷帙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

記四書孝經孫子諸旁註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
類選小詩醫家卜著葬書之類皆有紀錄茲不盡
載其在

朝也有所擬議隨卽廢毀無復存者惟 制誥表箋

前後文藁若干卷藏於家

楓林傳贊

廖道南撰

朱升字允升徽州休寧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
貢進士陳櫟櫟深器之元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
望講道湓浦借趙汭往學焉旣得乃歸讀書紫陽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五

祠中乙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辰淮甸蘄兵
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逋竄而著述不輟脫去俗
學直造本真究極玄微覃精大道丁酉

天兵至徽 召問大計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遂預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
畫 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

誥同脩 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無
何乃陟爲本院學士兼東閣大學士特免其謁以

優禮之洪武元年二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朱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竄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斯矣三月命升脩女誠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家所居梅花初月樓乃

宸翰所賜者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所著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六

有五經旁註四書旁註及書傳補正諸書傳解行於世廖道南曰余幼從石門大夫學卽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諸經旁註慨然興嘆以爲道可卽矣石門大夫復示以玄旨約之精義乃今知楓林先生之學要亦切當不可誣也遂爲之贊曰矯矯者儒紫陽之裔文不喪天道不墜地乃究淵源好學篤志躬遇

真人風雲景會乃考禮樂乃新規制樂道石門始終一致也歟

楓林像贊

康永韶撰

此楓林先生之像也質乎其朴形乎其愚道明孔孟學繼程朱故其經綸之才贊翊之功咸得以施爲噫斯人也無負於天地之所生無負於聖賢之所期無負於斯世無負於斯時也歟

休寧理學名賢朱升傳

范睢陽撰

學士朱升明儒字允升涇溪人幼師陳定宇聞黃楚望講道湓浦遂往從學及爲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其學以列聖傳心爲主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七

踐履致用爲功務究極天人之蘊兼理數而一之謂近世科舉業斷裂經文失先儒傳註本意於是取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各爲旁註及書傳補正輯註傳於世學者稱楓林先生後隱於歙之石門丁酉

天兵下徽卽被

召見嗣連歲被

徵每蒙

上密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同脩國史尋陞本院學士兼東閣學士以年高得請致政歸終於家詳見郡志

名賢傳及學系錄新安文獻志其子禮部侍郎名
同汪仁峰文集內并稱之攷郡志未詳事實或掄
於其父耶亦應祀書院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八



朱楓林集卷之九

同汪仁峰文集內并稱之攷郡志未詳事實或掄於其父耶亦應祀書院

朱楓林集卷之九

翼進績畧

至正丁酉年夏六月 天兵至徽 上聞朱升名徽服從連岑出石門親臨其室訪問大計升進三策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喜其朴大悅命預帷幄密議時守徽州路元帥福童八元帥等練兵完城堅守拒命朱升獨立城下諭曰仰觀乾象俯察曆數 朱姓當王天下王氣應在金陵 江南行省平章吳國公智量英武一代真主也將軍可早爲善後之計全萬民之命福童等素服升有先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九

見遂開城出降寧河王鄧愈率濟國公丁德興等按兵入城秋毫無犯封府庫撫遺黎以俟 上命有僞元帥門思午不花等作亂升言於寧河王曰亂賊雖遁他降將仍有二心惟推誠懷人俾無疑懼可服其心得其用也

冬十月授朱升中書咨議告歸省辭不受 上謂曰宗長南還可傳我意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鎮守徽州規取東南適有元軍院判奧魯灰苗兵左丞楊完者兩道並進逼攻徽城寧河王問計升曰今

兩軍勢合鋒銳難當且元軍聲言復城兵出有名不如僞許還之緩其攻戰使苗兵觀疑且苗兵尤雄乘彼疑畏先襲破之籍此兵威擊輿魯灰彼見勢孤力窮不敢交戰振武全城在此一舉

上命守徽州將兵征取浮梁饒州樂平等處麻倉徭景德鎮二處獠蠻率衆來拒朱升遣子朱同率諭休寧大坑口民兵千戶方德厚往招服之

戊戌年十一月婺州久拒不下朱升勸上親行因

問兵要對曰殺降不祥惟不嗜殺人者天下無敵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

五七年爲政於天下乃成數也上率摠制親軍

副都指揮使楊璟等衆十萬又戒飭樞密院判官

胡大海等城破無許妄殺十二月下之問曰處州

密邇可伐歟升對曰處州有劉基葉琛章溢皆王

佐才難致麾下必取處州然後可得

己亥年正月議伐諸暨升曰筮數皆可伐但在木土

相犯之日有傷陰陽和氣干戈不旋踵而興惟豫

嚴守備脩德以回天意可保無虞也僞吳將華元

帥於霧塞雲暗中遁去賊黨呂珍復引兵來堰水

灌城我師豫防擊敗之 上聞捷報曰朱允升知
幾其神乎

十月 上問處州事勢升對曰處州僻在山隅救兵
遙遠隣近州縣皆已款附石抹宜孫守此孤城銳
喪謀阻反用羸弱膺城勁兵遠守四隅不出月餘
可克之

庚子年閏五月丙辰陳友諒陷太平府弒僞主僭號
約張士誠侵建康傾國入寇直犯龍灣衆皆洶洶
朱升著得先迷後得之兆因奏曰觀賊舟師蔽江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一

而下皆志得意滿有犯兵驕者敗之兵法豈終有
爲乎今宐獎勵六軍諭以忠義盡人和之道乘彼
遠涉便我地方依地利之勢堅壁固守伺時而擊
順天時之善然後親督戰士故曰天道後舉者勝
友諒果大敗生擒僞梟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
世衍等獲衆二萬輜重稱是

辛丑年秋七月 上以僞漢輕啓兵釁大率騎步舳
艫討之克銅陵至安慶守備完整朱升曰我軍不
可淹留安慶只宐徑抵江州少緩則江州知備矣

先取僞都則安慶失勢伐之無難也又進曰今大軍西征東賊有覬覦之心宐命常遇春回守龍江以固建康

癸卯年三月張士誠出兵圍安豐劉福通請援朱升進曰福通納款求救若遷延坐視不惟阻豪傑脩好之心且示弱於敵也倘敵僥倖殺獲福通據城猶虎添豎悔無及矣勸上親征僞吳將呂珍廬州守將左君弼等皆敗走

七月丙戌上親往援洪都友諒東出鄱陽湖丁亥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二

遇於康郎山戊子己丑庚寅大戰三勝之後稍不利爲友諒所逼升謂都指揮使韓成曰事急矣成答曰如教升又進曰賊盡國兵而來衆多糧少不能持久我師結營於南湖嘴絕賊出入之路待其糧盡力疲進退兩難前後受敵克之必矣上曰我糧亦少升對曰去此百里許有建星子昌天保劉椿四家蓄積稻糧宐急去借勿爲賊先取也果得糧萬餘六軍皆呼萬歲歡聲震動天地上曰建康久不嗣音亂我心曲升對曰右丞徐達威武

服衆遣回鎮守可得一意從事兩軍相持旬有五
日升著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日我主逢凶化
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鞋山日久糧盡計
窘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未上坐
胡床指揮升遽捧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胡床
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師一箭射死

九月上復親征武昌朱升進曰陳理恃張定邊等
奸謀拒命難以戰伐招降不如爲久困之計分兵
四門立柵圍之江中連舟爲砦以遏水陸餉道城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三

中乏糧心離亂作可片紙下矣

甲辰年二月上復親征武昌命朱升曰陳理一孺
子耳今日拒命其爲臣下所誤吾不忍生靈無辜
而罹鋒鏑若俟城破必有非命而死者矣今天與
不取則此百姓抑有何辜而遭塗炭乎可悉我意
草詔諭之理奉詔出降

乙巳年十二月張士誠出兵犯江陰京口朱升奏遣
中書平章湯和鎮守常州

丙午年春正月僞吳仍以舟師來往江中擾我城砦

命朱升叅贊軍機大敗賊於孟子河追至巫子門
獲賊衆一千輜重稱是

夏四月濠州李濟降 上往濠梁省陵墓命朱升撰
定尊崇之禮重加脩飾

丁未年改正朔年號爲吳元年秋七月乙亥先是

上命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

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卿何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一四

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
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

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
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固不難耶升等對曰樂音

不在外求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

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

上求免臧處所營建宮殿朱升奏曰圭一家一國者

以一家一國爲方隅君臨天下者以天下爲方隅

今天下一家其以天下形勢論之必得四國攸同居重馭輕之地可也上問曰取何朝對升曰誰敢對自有天對上又於扞定殿中密座金錢以土覆之試問羣臣升以手杖筌起金錢曰萬年大寶在此上大悅曰是何先得我心也宮殿告成升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聯對進獻

學士朱升奏曰臣聞上古以右爲尊亦有以左爲尊者元朝入主中國自耻夷狄之陋每欲用夏變夷輒曰師古禮文尚右則是徒泥諸古而已豈知周鑒二代時中乎今按長男東方木位居左則知左爲尊庶適禮之中而不悖也

戶部奏各處土產應貢注徽州蓮心茶馬蹄鬘清水鰻鱓上特灑翰蠲免曰使朱升鄉里世世沾

皇恩也

詔翰林儒臣議定三年喪服應奉奏曰母懷耽十月乳哺三年該斬衰三年父暫有腹育之恩寢則處乾推濕該齊衰三年朱升奏曰父天也母地也地無天不生萬物人無父不生其身止知有母不知

有父非盛世禮也。上命定父母皆斬。三年。

九月大集文武議北伐中原東取閩越南平兩廣。

上多善升議復曰吾竟夕不眠者以中原勢大卿等勿易視也至夜靜獨召朱升示欲親征升對曰偽漢僞吳雖擒賊黨未盡尚當親御九重提練六師鎮撫四夷豈可慮一隅而忘三隅乎臣觀元君淫虐臣下跳梁土地日蹙履霜可知遣將聲罪則塗炭之民擔酒牽羊迎我載路矣。上問信國公

徐達鄂國公常遇春總北伐何如升賀曰中原可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六

指日定也

十二月癸丑羣臣奉表勸進。上曰中原未平軍旅

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命朱升兼議

禮官辛酉制定卽位禮儀成進。上覽畢付中書

省甲子。上御新宮以臣下推戴之言告於上帝

以明年正月四日卽皇帝位。

洪武元年。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

卽景賦詩朱升亦與焉。

洪武初 上稽古禮文法周爲治宏綱大要舉之於上以正百官者蓋取諸周禮繁文縟節頒之於下以正萬民者蓋取諸儀禮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羣祀禮詹同定四廟裕祭禮李善長定官民喪禮朱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劉基定百官朝會禮魏觀定祀祭禮陶凱定軍禮

上御東閣顧謂朱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鬼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昔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朱楓林集 卷之九 一七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

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曰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時廟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費也 上命春特祭餘四時合祭

三月辛未朔上命朱升脩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

母儀天下然不可使豫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肆犯分上下失序朕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鳩毒惟明賢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也卿等爲我纂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月 車駕幸汴朱升告歸省丘墓 上曰開基垂

統創立政事必使子孫可爲世守卿與我共事久歷鍊老成今天下一家正當創爲之初早時來京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八 弼立政教制作朕則汝嘉

十二月 上命學士朱升草詔求遺書先是丙午年春三月訪求遺書吳元年九月命升等訂證補緝整成卷帙至是又有是命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命升定齋戒之期升奉 勅撰齋戒文曰凡祭祀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惟思所

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更
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中祭齋戒五日既進
覽上曰大祀七日中祭五日日久恐有懈怠自
後以三日爲則命大常著爲令是月升請老歸山
上欲錫以爵土固辭不受曰臣後人福薄不敢
叨天恩也上曰卿子幾何卽不受吾爵獨不
使輔朕乎升涕泣下哽咽對曰臣一子名同事君
之忠有餘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任者恐
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上曰惡是何言歟朕與

卿分則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慮及此乎升
曰非臣過慮數固然耳但願陛下哀念老臣臣
子不免賜以完軀幸矣言畢涕數行下上亦爲
惻然因與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馳驛送歸升陛辭
請曰伏願陛下明照萬里治國有三重焉東
宮擇賢師保將相久試賢能百姓如保赤子故曰
爲天下得人有人有土萬年無疆

朱楓林集卷之十

明儒學士朱升著

新安

睢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登叅閱

附錄

韓國李公書

善長頓首奉書允升朱先生閣下奉違誨言倏然許
久引領南望悠悠我思計惟文侯清康眠食安好足
爲吾道之慶然先生文學德譽

聖君所知實儒流之老成 國家之重望茲當作興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一

斯文敷求治道之際豈宜高蹈丘園獨善而已哉是
用專使禮請卽異惠然戒途以慰衆心切深顛埃之
至不具

劉商卿贈歸新安序

名夏字迪簡號商卿

余少之時卽有志乎通五經迄聞方外之士有曰東
門吳者八九十歲飲酒數斗酒酣誦五經註疏如流
通州大邑學士大夫爲之歛手遜避彼何人哉余何
人哉余乃不斯人是似也耶愈覺憤恚幾抱損疾當
有隱者教我曰吾語汝讀經之法先經而後傳可也

始聞不之信意謂非傳無以得乎經而困鬱無聊姑且試爲之果然若有所悟入隱者又曰爾旣然吾言矣自此執經以證傳可也爲之又十餘年隱者笑曰遂去傳讀經可矣除典章名物其餘一切空言舍之如脫桎梏夫天地至文也若不能用言語宣洩以告人僅能顯其呈露之象而已聖人作五經脩辭創體摹寫天地至文代之有言宣洩以教百王百王承之播敷爲大訓以教天下萬民遂成美俗世綦隆平其道發揮三才其文結構如作室廬而千有餘年以來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二

註者屑屑散爲流澌失其江河之勢碎爲啾啾失其雷霆之音余由援經證傳之故悟古註經之士其失有如此者矣靜坐一榻惟此心亨絕不敢持之以告人恐取怨怒於近世科舉之士不料朱允升先生博學力行來自徽國文公之里聞而知之屢約談道天界寺中先生忘年屬以師道每謂人曰吾得異人焉國人皆笑先生而先生毅然不顧也今先生得告還家余有所疑義從誰而質之也哉知心於百一後來之士誰爲之繼之也哉又記文公荅陳傅良詩釋之

書有曰字爲之訓句爲之釋我不如卿拓開千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卿不如我及今幾二百餘年矣又安得起徽國文公之高風絕識而與之共議此事也哉驪駒歌旣先生行矣徽國悠悠山峙川流我之懷矣曷其有已

劉商卿示教讀易訣

庖犧氏作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至周時文王周公孔子俱各繫以辭始謂之周易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三

也是故設六十四卦爻以示象命六十四卦名以示義往古來今數十萬年治亂興亾理勢情狀之所必至者舉不出六十四卦六十四義之中矣在昔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寘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留刃矣無柰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會以伏

義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喪失其領綱失其綱是數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昨日出市到明淵齋中淵誦先生之言見告以爲得僕所示圖不曉其義與無圖同正爲先生未領圖旨僕之憂也往聖絕學只在此圖惟先生留意焉

按此圖義皇制象命名之書用以紀陰陽代謝達之天下古今以命盛衰消長之運故名之曰奕代易也

劉商卿示教大業圖旨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四

僕所傳易大業圖卽上古聖人庖犧氏之易以綱理天道人道地道始終一周之運也是故乾胎於西北故升卦在焉遊歷至震故晉卦在焉登升於離故漸卦在焉以定乎氣化天地之道毀壞藏密於西北之墟而震迅奮發亦在西北故亥子之交者氣機出入之所由也以定乎天下國家迭爲盛衰消長之勢者殷受天命澤竭且弊而太王王於岐山之陽乃履順德積小以高大以定乎物理十月麥且生而四月靡草死皆謂陰陽無遽絕互藏爲根穴故西北用升也

震東方東方日出故曰日出地上晉其衝明夷明夷
日入西方也震公侯之象故六爻取公侯序進象之
故震位用晉也自復一陽遊歷三十卦升極爲漸居
南離離天下國家所有事也古之君子窮理盡性至
於命國治而天下平至漸爲極功故六爻取象鴻三
十卦自下而升高猶如鴻漸于干而切於雲路之冥
冥至是不可以復加故漸之後剝三十卦至歸妹乃
漸老不用事矣三卦在圖之旨大凡如此宜乎默識
始僕好之寢寐乎是飲食乎是大抵聖人之辭微若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五

襪括少許難求之拱把隱若空青尠爾難測之江河
翰林先生朱允升聞之亟從僕求此圖圖明然後文
王周公孔子之辭有據見定不惑融兩岐而底於一
謂之明經可也而此三卦今高仲暉取以名齋旣以
告仲暉又因仲暉以荅朱翰林也

趙東山與論春秋書

春秋疑義難決有自來矣所謂事大體重人微言輕
一過目未極底蘊便欲決其是非此黃先生所以寧
終身不以示人也若小子則不然鄭漁仲有云事無

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余故於明是經之士相與指撻無論合否擇其大有關係者得百十條設爲問荅以附書後則一得之愚可以自見而經旨明矣豈不快哉是以於劉公高論拳拳欲得聞之承批示二說其一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件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家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賢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朱楓林集

卷之十

六

不彰則又精矣今汭所纂述却祇是屬辭比事爲法其間異同詳畧觸類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而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而序文具見微意明不可與釋例纂例等書同論也其二謂宋華元出奔歸國間無異事再書名氏爲特筆此等處最好商略但恐有理難申耳春秋之有變文非得已也然猶是史文中改易一二字至於特筆則非史氏恒辭所及矣然非

有大正於君臣父子之間亦不苟爲異同也凡先儒
曰變文曰特筆云者皆無根據直是以意取之與愚
見不可同日語至若所謂間無異事有異事云者不
過史家得便宜二傳本爲盟會發例若推之以釋他
事則如寔來暨齊平執曹伯畀宋人一事而再見者
苟間無異事者皆得蒙上文矣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公使孫壽來納幣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各是一事
者雖間無異事亦不得蒙上文也凡大夫出奔者未
必悉得返國其出與歸事本末亦多不同故出奔與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七

反國各是一事史法不得相蒙是以聖人脩經出奔
與歸國亦各有筆削或書其出不書其歸或書其歸
不書其出雖是一人之事而書法亦不相因此宋華
元自晉歸于宋雖間無異事不得蒙上文亦不過史
氏恒辭而已竊料言此者必援鄭良霄事爲証若愚
見則大夫書入法與書歸不同况良霄之罪鄭人旣
討而殺之春秋書鄭人殺良霄以討辭爲重苟間無
異事則自許入鄭得並上文出奔爲一事不必更端
可也華元雖挾晉爲重然其出與歸皆爲國事非懷

惡以入之比乃以間無異事故書之與良霄同文魯史雖固陋宜不至此亦無待於聖筆而後重書其名氏矣然良霄事與獲麟後記陳宗監事史法正相表裏夏書陳宗監出奔楚冬書陳宗監自楚復入於陳陳人殺之者歷三時間數事於史法自合更端書之既再書陳宗監故下文但書陳人殺之併復入爲一事而不復再舉其名氏詳於上則略於下如復詳於下則與特筆何辨乎借令良霄與宗監易地則書法皆同矣此既非筆削之旨則華元再舉名氏何特筆朱楓林集

卷之十

八

之云苟爲不然則凡先儒曰特筆筆筆云者宜無不可通矣愚見如此未審先生檢閱後以爲何如其他云云不惜一一批示使得致思區區之望也近年以來昏憤殊甚已寫出者輒不復記倘時得人剖擊亦一助也長曆大衍曆考經異同疎密之由已悉改入日月差繆類王周正月說却入左傳補註中草藁謹封上求教江氏長曆序得令人抄示幸甚德懋久不相見其文亦恐不存矣適舍弟歸故里承動靜得拜此良便臨書草草不宣

諸名公贈歸新安詩

年年應 召赴秦淮此會留連百日階 王室大典
新制作客牕細話舊情懷未霜荷葉迎湖露初月梅
花映雪齋更爲相逢多勝事 御溝垂柳拂春街

陶安

楚望先生在湓浦纂註六經書滿樓匡廬看雲我舒
嘯程門立雪君從遊龍虎榜中昔黃甲鳳凰池上今
白頭誰知此日此相會晨星落落令人愁

詹同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九

翰林風月知無數扶起乾坤隨指顧 天顏含笑許
歸來回首家山秋欲暮梅花初月猶如故笑倚欄干
情自娛先生憂國苦傾心四海蒼生沾雨露

范準

紫陽道統接河南又得楓林繼述完一脉真傳今卽
古千年秘學易而難掀天事業乾坤內開國功勳宇
宙間明哲保身歸隱後翰林聲價勝封王

吳鼎

傳書伏勝正高年落落晨星望曉天玉杖刻雉言不

噓羽冠制鵬迹猶傳鼎爐九轉參同契鉛槧千言考
異編名鎖難拘塵鞅混朱顏長作地行仙

其二

道園昔遇趙邠卿師友淵源邇考亭歲久百川歸學
海天空千里識文星懷人霜鬢秋先白送客雲山曉
獨青珍重回車煩寄語長沙賈誼足飄零

丙戌冬高處邵庵先生門下時休寧趙君子常以
其縣公唐子華之命來徵學記始獲叙交子常勵
志古學尚友前脩深爲先生所稱許凡平昔躬行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

心得之淵微耳聞目接之融貫無不備承訓告相
處雖厚而相期獨遠且知其學出自允升先生每
對高輩言未嘗不歎其淵源之有自也旣而各謀
食四方而歸鴻天藻亦仙遊於閩風玄圃之表兵
塵陳霧焦土劫灰尚念奚堪回首乙巳秋冬金陵
邸始會朱先生貌壯年高言諄行篤卽之温如引
接後進之誠惟恐弗及復聞子常別後二十年學
成而譽脩身隱而道顯而高流離湖湘形瘁業廢
每一興懷輒愧汗終日也先生得 請歸山徵詩

以識本末故觀縷信筆書之不足爲他人道幸進
而正之

練高

萬國星羅拱 帝京紫霄宮殿近西清瑤階芳草留
春色玉署飛花炫晝晴自是相如多寵渥那知嚴助
厭承明上章得 請歸來日想得東風祖帳榮

汪強

黃峰三十六秀色干雲霞哲人結茅屋飽讀書五車
乘時展經濟白日升天槎挂冠仍著述人羨筆生花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一

劉彥昂

王駙馬祭文

維洪武四年歲在辛亥閏十月甲寅朔越十有八日
辛未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王克恭謹以牲酒之奠
致祭于故翰林大學士允升先生朱公之靈曰嗚呼
先生之生也有益於斯世先生之歿也遺憾於斯文
立身大節耿耿不泯居鄉行義藹藹清芬惟昔奉
詔掌誥詞垣禮樂刑政日夕討論從容諫諍辭直言
諄古禮是稽知無不陳規矩久蹈

聖眷惟親屢稱衰病辭祿安貧

皇仁惟允俾遂歸田載尋古訓居第青山疾痛呻吟
丹鉛弗宣旁通衆流緡與纂玄章句旁羅細書大編
五車萬卷巨壑投洎我來新安持節守邊剪寇於東
平戎番源旌旗朝麾夕駐石門開軒梅西對飲月前
由是密邇托交歲寒詩書仁義爰啟其端別來六載
引領山川嗚呼哀哉茲聞訃報五內如燃昔承公教
銘刻肺肝敬思德容瞻忽後先公之云歿宜執豆籩
戎役羈靡吊祭無緣嗚呼哀哉我知先生歿有遺憾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二

者豈不以其書未傳其人耶子孫未見其衆多耶吾
聞有德者後必大道尊者名必揚先生之死猶不死
將與天地並立而輝光緘詞寫誠以侑薦觴臨風載
拜涕泣其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黃門生祭文

維洪武四年月日門生黃樞偕弟權等謹以香茶酒
菓之奠百拜昭告于先師巽二翰林大學士楓林先
生朱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之聰明卓絕天下之人皆
知之大而天之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窮閭奧妙析

毫厘不雷同而是是不崖異而非非取六經與百氏之書籍悉標題而旁註使後生小子一讀卽了然而無疑是以螢窻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於聖賢之學真有功於百世不但表章於一時昔之未達則擬隆中之隱及其貢於有司而達也遽遭奇運之流離然惟新之朝雖三聘而進寵以玉堂之華要而退脩之志終固辭而歸理乎青囊之秘奇不立產業如疏太傅之說不入城府效龐德公之爲先生之業不但爲一時之矜式真可作百世之宗師俾當世之士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三

勢燄薰天聞此令終於牖下亦欽羨而歛歔特可共恨者晨星霜水遺老殆盡悵幪領袖晚進疇依不肖弟兄以先君托斯文之契五十餘載故懶鈍之質俱蒙陶冶而扶持邇者驅於貧而痼於疾于先生門下迹雖慢而心不違客歲之臘忽訃音之驚聽義當奔哭適丁家禍於蘧蔡今茲之來也唯梅花初月浦思山悲先生之音容邈乎其不可見矣如之何其不苦淚之交頤尊魂不昧鑒此芹私嗚呼尚饗

唐翰林祭文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秋九月戊戌朔越二日己亥翰林脩撰唐臯謹爲文而致奠于故翰林學士楓林老先生朱公之前曰惟公之學以定宇資中爲之師以東山道川爲之友而紫陽衣鉢世緒猶存則其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先豈無自耶當其未遇也在羣經有翼儒先之力及其旣遇也以三言遂結

聖主之知辛勤註釋澤遺後學贊畫維幄功被生民蓋炳炳乎不可掩者然退身之計明而且哲故請老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四

之志堅不可留而未能大顯于世盡究所用爲可慨也臯自髫年知所敬止恨生也晚弗獲掘趨以窺紫陽之淡今幸承乏詞垣顧位卑望淺而於鄉邦名賢無能爲役青山白雲劍佩斯藏瓣香卮酒少罄微忱伏惟尚饗

門人江敬宏輓詩

已矣吾夫子蒼天不可呼道之將喪也文不在茲乎舉世失舟楫斯民誰範模一觴若止水逝者如斯夫

其二

桂殿榮恩早花磚奏對長斯文今已矣墜緒正茫茫
河岳歸靈氣台纏闕夜光空憐埋玉樹長憶白雲鄉

其三

明時眞學士更代得宗臣垂老金童委平生藥石新
乾坤慳盛德江海泣遺民名績新安志篇端冠古人

其四

在昔聆清論於今托外姻自憐惟地冷相見每情親
尊酒浯溪夜輪蹄京邑春傳家猶有子入室許何人

汪蓉峰輓詩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五

石門高隱舊楓林風雨淒涼感慨深經籍幾年曾著
述溪山無處不登臨玉堂金馬華胥夢初月梅花天
地心有子承家良足慰却令後死重哀吟

詹吏部謁祠詩

名嶽

楓林有隱吏

聖帝屈已尋文章冠漢魏勲業亘古今芳齋千樹竹
雲月獨書琴更有松聲切歸來清我心

晉陵蔣石原堯山堂外紀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先生徽之休寧人徙居歙之石

門

天兵下徽請留

宸翰以光後圃書樓

上親書梅花初月賜之先生早從資中黃楚望澤遊
偕同郡趙汭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
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
人餉也先生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
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方後山牽驢應之先生
卽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六

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
爲之絕倒子名同初生時先生課之曰此子後必遭
婦人之禍後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
中畫壁多其題味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
流屍

上疑之令同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

程好禮集楓林文集序

皇明有開國翼運之臣曰學士朱楓林者當

高廟龍飛聘侍軍門出入帷幄察天垂象占筮起數

職論思出納命令議禮樂征伐之事其信任眷顧之隆自韓國誠意而下一時文臣莫及也逮天下既定乃隱居山林日以著述爲事終身不復出焉其見機之明尤非諸人所可及者景泰丙子公之曾孫朱顯氏訪余水月軒中以其家所藏文稿屬余訂證余自擢御史陞秩都臺往來邊陲勤勞王事不與筆硯親者三十餘年收勦山寇及伐犬戎嘗竊公之謀畧兵機而取勝焉近蒙

天恩賜歸田里日惟藥物是需文墨之事殆爲外物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七

焉然於公之勲德景慕私淑爲日已久烏敢辭爰爲詮次成編首

聖旨及公卿詩文次彙公撰廟謨及經書序跋共

成十卷焉夷考公實考亭夫子之族胤當元綱解紐四海鼎沸與趙東山共遊陳定宇之門雖避兵奔竄而誦誦不輟故其學也以窮經博古爲高而不事乎詞章之末其仕也以救時行道爲尚而不貪乎青紫之榮是以進退自得

高廟信任而不疑召問而不名其眷顧之隆與公之

事業文章亦克稱焉此吾後人仰之以爲一代文宗也惜乎其
在朝也有所擬議不存稿本而平日所著詩文又遭煨燼散逸
俾後之學者不得覩其全書爲憾顧富衰朽才疎而於鄉邦名賢無能爲役勉綴數語於集首庶幾以當景仰云景泰丙子冬日同郡程富序

范晞陽訪楓林故居途中作

老來訪古步迢迢霽日忻逢且暮春遠水遶山行作伴
深林入路轉宜人雲春響帶灘流急風磴聲隨鳥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八

語頻低曲柴門環稚叟村烟數點自相親

特謁大學士元勳遺像見古譜墨畫五經傍註

小四書諸集

范晞陽

春霽和風訪石門逶迤出澗到深村重巒遠護遺居
敞舊榜高題

御蹟存星列譜書森玉立煙籠圖畫儼雲屯元勳殊
號良非偶展拜儀容道更尊

其二

范晞陽

展拜儀容道更尊派分水泗繞乾坤中天風動澹虞

際南國雲從傳召論注就五經長不夜蔭垂四海豈
無根廟謨著述歸先達好向遺編細細翻

憶范工部平仲公師事朱楓林先生隱居石門

三載仍用前韻

范晞陽

眞儒師友問淵源世值風塵此避垣勝境三冬滋雨
露香名千古寄蘭蓀傳經邪意雲龍會扣角惟聞鳥
雀喧共說東南有鄒魯由來河洛自崑崙

朱楓林集卷之十終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九



